

黄领丽人

——都市“女浪子”故事

王正和 著



花城出版社

黄领丽人

—— 都市“女浪子”故事

王正和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领丽人/王正和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 8
ISBN 7-5360-3319-2

I. 黄…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5961 号

黄领丽人

——都市“女浪子”故事

王正和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市狮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1 插页 268,000 字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 7-5360-3319-2

I·2754 定价: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美丽多才、从小做着文学梦的女大学生冯雪及其伙伴丽丽、陶燕、凌蓉们出于种种原因，走上都市“女浪人”之路，以美貌、不俗的举止、美妙的歌喉、婀娜的舞姿和伶牙俐齿周旋于各色男人之间，如鱼得水，挥洒自如……麋集于她们身边的，是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腐败分子、不法商人、流氓地痞。透过他们，可窥见各种犯罪的手段、如蝇逐臭的丑行。尽管冯雪们如何冰雪聪明，但终逃不脱人为设置的陷阱，成为某些阴谋的牺牲品……

长期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务
须非常小心使自己不要也变成魔
鬼；当你长久凝望着深渊的时
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

——弗里德里希·尼采

第一部 我在江湖

——冯雪自述

引 子

又是星期六，“黑色的星期六”。

星期六、星期天，以及所有的这些法定放假日，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娱乐行业来说，是令人沮丧的日子。由于没了出差、开会、加班之类的借口，我们的许多顾客便只好打熬着熊熊的欲火，回家一边打呵欠一边看电视陪老婆孩子，于是我们这里便门前冷落车马稀，小姐们个个没精打采，老板娘像死了亲妈，整天里一张脸拉得三尺长。

考虑到今天注定的落寞和萧条，我上班没什么情绪。虽然没什么情绪，我还是提前上班来了。我们那家“太平洋”娱乐城歌厅部规定：所有勤杂员工上午十一点到岗，小姐们晚两个

小时，一点正点名。迟到半小时扣一百元，不管这天有没有生意。我差不多总是第一个到岗。我倒不是担心什么钱不钱的，而是天生自尊心强，没必要为了多捱几分钟而自取其辱。我像往常那样十二点正起床，梳洗好之后下楼来到街上，跳上人力三轮，十二点半过一点点就到达了歌厅的前门。这时，歌厅的大门还没开。我从门口退回来绕到街上，冲二楼的窗户用蚊子那么响亮的声音吆喝了好大一阵，勤杂工小刘才拖沓着脚步慢慢下楼来为我开了门。

这个姓刘的斗鸡眼小子是我们老板的表弟，患过小儿麻痹症，脑袋像成人，身子像少年，思维像儿童，说不准他来之前究竟是在读中学还是在读幼儿园。我一直跃跃欲试，总想逮住他，让他从“一”数到“一百”。今天，当我推开那道茶色铝合金玻璃大门，突然伸手捉他时，他却像兔子一般转身一蹦就蹦上楼去，将我一个人丢在门厅里。

由于通风不良，门厅中到处弥漫着一股湿漉漉的霉气。装璜布置也没什么品味：正门对面照壁上供的是一尊镀金财神爷，肯定出于乡下泥水匠手笔。如果老板供奉这尊神祇的作用是为了取悦顾客，那它的表情就肯定给弄错了：它似笑非笑、笑里藏刀，盯着每一个走进歌厅的人，就像公共汽车上的中年扒手盯着乘客的衣兜。

我穿过门厅走进右侧的“经理室”。这间五十多平米，美其名曰的“经理室”，其实是小姐们的候客休闲室。除了一张大办公桌之外，靠墙是半圆的两溜黑色真皮沙发，上面布满了星星点点烧灼的小洞和疤痕，是我们这些女烟民干的好事。中间放着一张可以折叠的方桌，供小姐们候客时打牌用。

我进来时，经理室还一个人也没有。我在门侧的穿衣镜前照了照：我上身穿着一件红色“梦特娇”针织套头衫，下面是一条超短皮裙；一头瀑布般的披肩丽发，将我那张鹅蛋形脸庞

衬托得出水芙蓉一般动人——我不愿将自己刻意打扮得性感毕露。我知道，某些有教养的先生并不喜欢那种胸脯大得像奶牛的女子，他们宁愿挑选我这种比较含蓄、能将窈窕的身子稍加隐蔽的文静姑娘。

我一个人在经理室足足坐了十八分钟，才看见丽丽披头散发，伸了个脑袋进来。“有人打牌吗，小雪姐？”

纯粹是没话找话。我指指空荡荡的经理室。她冲我抿嘴一笑，把头缩回去，“咚咚咚”爬上楼去梳洗。

然后又是陶燕，红肿个眼睛，嘶哑个嗓子，昨晚多半又和她的小白脸怄气了。还是那句话：“有人打牌吗，冯雪？”

我两手一摊。她也“咚咚咚”上楼去了。

一点正，小姐们陆续来齐了。领班大李准时走进来点名。大李是个浓眉大眼的高个头小伙儿，性情温厚而行事稳妥可靠，与电影上那种一脸横肉，流里流气的老鸨或妓院保镖的形象相去甚远。由于家境不好工资又低，就成天一本正经，像电影上那种奉命打入土匪队伍做收编工作的党代表，自重得过了头。即使最没意思的话，比如“小冯，吃了没？”从他嘴里出来也十分正式，用的是童自荣的声调和阿兰德隆的表情。不过，在我们这种轻颦浅笑的地方，他这股认真劲儿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只要他愿意，说不定这里的一半小姐都愿意半价和他玩玩。大李进来时，我们这些小姐一半在梳头化妆，另一半在议论昨天牌桌上的输赢和品评凌蓉的新套裙——我来这里快一月了，似乎还没见人看过书。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只有穷人才看书。我们这些小姐的月收入，少者两三千，多者上万。既然是这样，还读什么书？

这时，领班训了我们几句什么，没听清。等他闭了嘴，大家就蜂拥而出，去街上买快餐。直到两点钟，大家才重新聚齐在经理室，女孩子家所有的例行功课都已完毕，一室的花团锦

簇、美女如云，“红红的那个嘴呀弯弯的柳叶眉洁白无瑕散发着青春的光辉这样的女孩真使人陶醉……”我们仪态万方地在长沙发上坐成一个半圆，等着客人来挑我们上楼，帮他们挥霍掉那些来路不明的钱财。

果不出所料，整整一个下午没有客人上门。直到晚上九点过，我才坐了一个小时的台。虽然我是这里公认的最漂亮、歌喉最好、气质最佳的小姐，却在星期六、星期天一连两天都只接待了个把客人，而且都是那种不断盯着吧台上方的大挂钟，掐着算着时间，只玩点把钟的小气鬼——两个钟头，而且分别陪的是两个客人。一共六十块钱，还得和老板对半分，不够我两天的车费烟钱。

还好，没人退我的台。他们掏三十块钱便想对我动手动脚，我尽量和颜悦色地、然而坚决地回绝了他们的企图——这些明显属于工薪阶层的男人，把精打细算的治家本事也搬到我们这种特殊娱乐行业里来了。他们花三十块钱点一个小姐，玩一会儿，随便找个借口退掉，再换一个小姐，再退掉。“奸嫖赖赌”，这里就有一个小时玩了四个小姐的大玩家。

有这么便宜的事么？听说过去时代的男女接触要经历漫长的程序：初识攀谈看电影进公园照相下馆子，各单项指标全部通关之后，运气好的，才能搂搂抱抱。如今这些抠门先生，以人均七块多的出价便想在一个小时里跳过所有这些复杂程序而与四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直接进入高级阶段——我们几时变得这么贱了？幸而，这类讨厌鬼在这里只能露面一次。我们这里的每个小姐都有份无字的黑名单，若是上述那种坏顾客光临，大家便会互相知照。当他在我们中间挑挑拣拣时，我们要不就声称有预约，要不就肚子疼，或者随便什么地方疼，反正没人疼他——他既然疼他的钱包，我们还给他留什么面子？

我在等待，等待着那种出手大方而又有风度的客人。

直到星期天晚上十点过，我的生意才来——是两个差不多高矮的中年人。我穿上高跟鞋一米七，他们刚好比我矮了那一截鞋跟。他们的穿着和气度都表明，肯定不属于那种掐着算着，掏三十块钱便想揩我们一小时油的寒酸鬼。

他们点了我和谢红。

“这是顾总。”挑上谢红的那戴着“金利来”领带的男人大概是跟班，用手指指我的客人对我说。

“我是李先生。”他随后又转过头去对谢红自我介绍。

我和谢红各各归口，靠近自己的顾客。顾先生伸手扶住我的腰。我没问他是什么“总”，反正这里的客人不是什么“长”便是什么“总”，就像我们这些小姐总是什么“丽”或者什么“玲”，而且都自称“下海”不足一周——虽然连这里的老鼠蟑螂都认识我们。我们卖的是“空对空导弹”，“新人迎上场，旧人撂过墙”。大家都是风月场中栖息无定的候鸟，没必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领班把我们领到大厅。我和领班有约定：如果不是客人特别坚持，我一般不进小厅。大厅音响好。此外，大厅人多，我喜欢掌声和喝彩声，它能提高我的知名度和自信心，而黑黝黝的小厅只能刺激先生们的原始本能，却不能让我的所有动人之处充分施展。

“冯小姐，你遇上我，算你运气好。”我们偎依着坐下，“顾总”给了我一支“大中华”，然后又掏出一只金晃晃的打火机“啪”地一声为我点燃了，附在我耳边轻轻说道。

我吐出一口烟，轻声问道：“谢谢——为什么？”我话一出口就瞟到了答案——那位“李先生”已经把谢红按到了沙发上。顾先生嘴角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冷嘲，注视着正在沙发上折腾着的那一对。

“点歌吧，顾先生？”我转过头来，对这司空见惯的一幕熟

视无睹，将点歌本送到顾先生面前。我左手捏着一叠点歌单，右手拣起一支圆珠笔。我一本正经地望着顾先生，我的样子活像他的女秘书，恭恭敬敬地等着他的示下。

顾先生没有反应。我用眼角瞄了一下：在昏暗灯光的掩护下，那位李先生已经将爪子伸进谢红开得很低的领口。我没往那边看。我的脸一直朝着顾先生，竭力捕捉顾先生的眼睛。我的眼睛很有内容，我对此充满自信。我要让顾先生的眼睛无法斜视，以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顾先生慢慢转过头来，脸上表情不咸不淡，突然对我扔过来一句：“冯小姐，今天你准备怎么玩？”

我愣了一愣，然后才回答道：“顾先生，您这话问得真怪。您是客人，怎么玩该由您定。”

“冯小姐，对不起。我这么问，是因为一般像你们这样漂亮的小姐，是不会甘心为了几十块钱的台费，陪客人唱歌聊天耗时间磨屁股的。”顾先生笑嘻嘻的，可他的话听起来没有笑意。

我有点措手不及：“顾先生，你……”

“社会在变，行业风气也在变嘛。好多像你们这种档次的歌厅，小姐都不愿光让老板挣钱，差不多都要先把自己那一份挣足了，才肯安安静静坐下来和客人聊天唱歌的。”顾先生像个幼儿园阿姨，耐心地对我讲解。这位顾先生是个会家子。

“那么，顾先生的意思是……”我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显得自然。

顾先生再次一笑，轻声说：“我总不大习惯这种玩法，小姐。你想想，刚坐下来，互相还谈不上什么便做那事，好没味。连旧时代也要讲究个‘小红低唱我吹箫’。”

我笑笑，温柔地捏了捏他的手，表示对顾先生品味的理解和肯定。但这时，顾先生却突然把手伸进——他自己的西服里

层，掏出一个钱包。他打开钱夹，数出两张一百的放在桌上。

“顾先生，您这是干什么？”我表情冷静，看着顾先生的眼睛问道。

“就算是定金吧。”顾先生语焉不详。

“什么定金？”

“小姐，让我们来把这个顺序颠倒一下：先营造氛围，感情到了再做。如果大家没感觉，就算了，定金不退。”顾先生选择的语言很得体。

我小心地将那两百元推回到顾先生面前，“顾先生，请你收回去。你看错人了。”

顾先生探询地望了我一眼，想一想，便将钱拿起来，随便放回兜里。这时我点的歌来了：“你忧虑的说我有一双找不到未来的眼神，你托付给我的真感情如何能妥善的保存；你猜测地说我有一种狂野又奔放的灵魂，你拿捏不定我的假或真……”根据经验，每当我唱这首歌时，客人的眼睛就会渐渐放亮。顾先生也没有例外。

后来，顾先生也唱了两首，都是苏联民歌。一首是《三套车》，另一首是《伏尔加船夫曲》。他的嗓音有点沙哑。显然，这是烟酒茶的功劳。然而这声音有感情，字正腔圆。我喜欢听中年男人唱古老的歌。

今天的两个客人坐了五个小时。顾先生说得不错：碰上他算我运气。他喜欢听我的歌，遇上我唱得特别好的时候，他便轻轻抚摸我的背。中途，他说头痛，我站起来，挨着他后背，给他揉了揉十来分钟太阳穴。这就是五个小时里我们的全部身体接触了。

谢红那边的形势曲曲折折。头半个小时她根本没唱成歌，总是在软软硬硬地与那个李先生抗争。当然，接下来的情节就是千篇一律的模式：谢红突然不挣扎了。然后，他们手拉手一

起出去，消失了大约四十分钟，然后又回来唱歌。这一下，谢红的那个先生安静下来了。他也注意到了我的歌：“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在岁月里飘流，你我不能从头不能放弃命运的左右……”李先生给我鼓了两次掌。趁李先生心有旁骛，谢红假装捋头发，悄悄对我竖起了三个指头，意思是她方才挣了三百元。

当先生们兴尽起身离开时，吧台上方的时钟已经滴滴嗒嗒指向深夜三点。我得了五百元。是小费。不像谢红，我什么都没付出。谢红嫉妒得要命。

第二天顾先生又来了。他单放，那个性欲亢进的李先生没来。顾先生一见到我，就递给我一个小小的礼品盒。我打开一看，是一只小巧玲珑的女式石英表。我很喜欢——每个女人都喜欢小礼品。如果世上的男人都懂得这个，社会上失节少女的数目就会骤然倍增，城市的精品店也会人满为患。

这次我和顾先生谈得很愉快。一个小时以后，他就提出要和我上楼去开房间，我没同意。我们“太平洋娱乐城”歌厅部在四楼留有几个套间。若有客人提出特殊服务要求，如果小姐也同意，她就可以到领班那里拿钥匙，交一百二十元钱房间费便可以进去。那里可以看录像，自己选着放，各种等级的碟子都有。还有一个很大的席梦思床，可以在上面细吹细打完成交易，事后还可以一起去冲淋浴。

我不大欣赏这套设备，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是很个人的。如果我到领班那里去拿钥匙，就等于公开告诉大家自己正要干什么，我的面子承受不了。后来，顾先生又提议将我带出去，我还是没同意。不过，我虽然没答应他，但也暗示他，我不会永远不答应的。

顾先生没有坚持自己的要求。这以后他看着我的眼神便越

来越热情。我无动于衷——“千万不要轻易陷入感情！”这是每个“三陪小姐”心中都很清楚的从业原则。因为从以往的例子上看，在这种地方达成的感情，没有一个是结局完美的——漆燕去年2月份认识了一个大款，后来让他包起来了。开头倒好，老公给她穿金戴银的，还买了手机。不过才半年，两人便天天打架，后来漆燕又惨凄凄地回来上班了。她瘦了，眼中那种活泼的神情也没有了，没精打采，像一只挤干了的柠檬；张敏走得最远，她嫁给了一个款爷，不多不少，刚好一年就离婚了。她又回来了，比从前还穷，也是没精打采的像个病鸡——这里毕竟是灯红酒绿的场所，不比学校、工厂、单位或者出生入死的战场，可以容人建立起正常的、同志式的男女关系。说得不好听一点，这里的客人多半是些奸商、掮客和贪官污吏。我们呢？我们的地位只能在这三百平方米的范围之内维持。一走出“太平洋娱乐城”，我们便要像一个潜入敌国的间谍，将我们的个人情况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家人同乡同学都知道我们有钱，我们却不能享受那种荣耀亲邻的滋味；当家乡有人想来看望我们，分享我们事业的成功时，我们也只好想出五花八门的借口来婉拒；家中有人急需钱，我明明有，却也不能大把大把地赞助他们。因为我们好比贪官，没法解释我们的收入来源。他们说：冯雪变了。我也没法为自己辩解。

正因为如此，即使我对顾先生很有好感，我也没有对他抱任何非分之想。我这样做很明智，因为顾先生半个月后就突然不来了，没有任何儿女情长的告别仪式——这不是恋爱，我无权责怪顾先生不够体贴。而且，即使如此，顾先生也给足了我不面子——他已经是我们这里为一个小姐羁留时间最长的客人了。我没有理由悲伤，我只有淡淡的惆怅。

第 一 章

一个人在年轻时选定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有时纯属偶然。如果这世上没有那个教音乐的老师，也许我就永远不会走上这条青春作注的坎坷之路。

在当小姐之前我干过很多行业，其中包括当大学生。我功课不错，高中一毕业就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是本科师范院校的中文系。我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我喜欢读小说。我从小就爱读小说。开头是言情小说，后来渐渐就是西方的古典名著。这些小说是我青春期间最忠实的伴侣，它们对于我，就像瘾君子的毒品一般不可或缺。我想我终有一天会写出一部催人泪下的言情小说。

遗憾的是，我没能在大学里坚持念到拿文凭那一天——我在大四的头一期退学了，因为卷入了一位有妇之夫的家庭生活——我就是这副德性，我总是受成熟男人的诱惑，同龄的小男孩在我眼中根本不屑一顾。也许，我天生就是个不正经的女人，是专为颠覆那些美满家庭而生的一个小狐狸精？

那次，事情本来闹不到这个程度：对方是我的音乐选修课老师，姓宋，长相跟史泰龙差不多，脸上有棱有角，还有个一米八几的好身坯。不过，我事先没法知道：这副好身坯里面的东西完全是中国式的：夸夸其谈，既怯懦又卑劣。但一开头我并不知道这些，我们一直很知音，因为论起相貌性格和文学音乐方面的才华，我一直是全校女生中顶尖的。自从我选修了宋老师的课以后，连“音名和唱名”这一章基础课都还没上完，我就已经偷偷地和他一起去爬过好多回山，还不时溜到很远的

营业性舞厅去跳舞。不过我们倒从不乱来，一直到那个星期六。

那天，“史泰龙·宋”的老婆回娘家了，他在退还给我的“和声”作业中，没有发现我对“和声小音阶”和“自然小音阶”两者关系的含混理解，却代之以一段用铅笔写的夹批，其内容是要我晚上到他家去欣赏他刚从国外带回来的几盘美国乡村音乐歌碟，并顺便来个一醉方休。

我用橡皮擦子细心地擦去了这段与音乐八不挨的夹批，没加考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而且对那几盘碟子极其满意。在那些火辣辣的小号和萨克斯管的煽动下，我和宋老师频频举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肚里灌掺可乐的“长城干红”，果然就喝了个一醉方休——这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用我多说了：“女人不醉酒，男人难上手”嘛，反正他老婆明天才会回来——但这是一个圈套：他老婆对我们之间的事早就有所风闻，故意虚晃一枪之后对我们突然来了个“回笼捉鸡”。刚好在午夜一点，她用钥匙捅开门，轻而易举地将我们捉了个正着。其时，我俩像麻花一般缠扭着，正睡得香梦沉酣——该师娘是和校卫队的人一起来的，事先就没给我们留下任何遮掩和“私了”的余地。然后学校里就满园风雨了。

一般说来，大学校园里出了这种事，惯例是先加以遮掩，尽可能做到家丑不外扬；然后是调查核实，最后教育处分教师的一方（这种处分多半是“延期引信”，在评职称或分房时“秋后算账”），尽量保护女学生，使这种事情不致演化为更大的灾难。但这次出事的是我，这就使事情解决起来完全不一样了。我是匹出了名桀骜不驯的小野马。在这个事情的解决过程中，我把它弄得一团糟，致使问题的解决大大越出了常轨。

首先，我拒不承认是受了男方的勾引。“你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什么也不懂……”我的班主任、系上的团总支书记

夏老师（照理说我该叫她“师姐”，因为她是上上期才留校当教师的。有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说，当初为了争取留校，该师姐曾在好些有决定权的男人床上都打过滚）用对傻瓜和小孩说话那种口吻对我循循善诱，希望我能将一切责任都推到那个男的身上，然后以无辜受害者的面孔从这个丑闻中脱身——该男教师一贯恃才傲物目无尊长，早就让同事和领导恨得牙痒痒，这下他可让人揪住狐狸尾巴啦！

但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安抚好我这一方：鉴于上期有位二年级女生因为情变事故想不开而从五楼上跳下来，学校领导至今想起还心有余悸：该女生家长又是汽车又是火车老远地赶来，哭哭啼啼扭定学校要人。我见过他们：老实巴交一对农村夫妇，撒起泼来能量还真不小。特别是那个当妈的，只差没在校长办公室当众扒光衣服打滚上吊了！

所有与这事有关的人：校长、学生处长、系主任和班主任全都躲了起来，因为该男家长紧接着老婆的表演之后流露出要追着女儿去，并拉上几个与这事有关的人垫背的意思——这对学校的信誉真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次学校运用了所有的手段来保护我，他们组织起班上的女同学对我实行二十四小时的监护和跟踪，像侍候瘫痪病人一样主动为我打开水洗衣服甚至倒尿痰盂——他们做事情总是这样颠颠倒倒，竟认为我会为了这么点事情去跳楼！

跟他们预期的结果恰恰相反：我公开宣称是我自己爱上了对方，他没有勾引我。相反，他还劝导过我，要我端正少女青春期的恋爱观。后来，我的痴情终于感动了他，我们双方产生了真正的爱情，已经说好等我一毕业，他就要离掉那个成天喋喋不休的黄脸婆和我结婚，等等。

当然，这些都是我临时想出来顶撞他们的鬼话。那些关心爱护我的人听了全都气得口吐白沫。他们认为我这是在破罐破